

范登伯格
考古悬疑系列

Das Fünfte Evangelium

第五福音

[德] 菲利普·范登伯格 / 著
卫茂平 /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五福音

[德] 菲利普·范登伯格 / 著
卫茂平 /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5—2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福音/(德)范登伯格著;王威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2

ISBN 7-5382-7632-7

I. 第... II. ①范... ②王... III. 历史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299 号

Original title: Das fünfte Evangelium By Philipp Vandenberg

Copyright © 1993 by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由 DVA 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刘 颖 叶 俭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张 建

定价:20.00 元

前言

前

言

在我所熟悉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像巴黎，有如此趣味盎然的公墓。它们迥然不同，几乎有些生机勃勃，没有像人们在德国公墓里所熟悉的那种衰败或可怖景象。法国人似乎对他们的亡灵就是照料得好，而且每个学童都知道，比如埃德加·德加被葬在蒙马特尔，莫泊桑和波德莱尔却长眠在蒙帕那斯。

从梅尼尔蒙唐大道可以去拉雪兹神甫公墓——巴黎最大和最漂亮的公墓。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来自路德维希十四的忏悔神甫比埃尔·拉雪兹。在埃迪特·比阿夫、吉姆·莫里森和西蒙·西尼奥雷的墓旁，可以找到莫里哀、巴尔扎克、肖邦、比才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坟墓。守墓人还为参观者准备了几个法郎的导引图。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特别在初春和秋季，许多人来参拜他们的偶像。这时，那些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客人，和那些有规律地、甚至每天大多在同一时间并以同样的礼仪来这里参拜的人，会简短地交换思想。

要发觉这点的前提是，人们自己必须连续几天，在同一时间

来参观拉雪兹神甫公墓——我就这么做了，不过开始没有任何打算，或者说没有奢望碰上一个我所遇到的最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第二天我就注意上了一个长相端正的老人，他站在一座墓前，墓碑上写着“安娜 1920—1971”。回想起来，事实上是他手里那束有异国情调的黄蓝相间的花引起我的好奇。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在一束不同寻常的花后面，常常隐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同这个陌生人攀谈。

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德国人。另外，此人举止矜持，涉及到那束有异国情调的花（这是一种极乐鸟花，也叫鹤望兰），态度几乎有些推拒。当我们第二天重逢时，情况发生逆转。那个陌生人主动打听我的事。过了好久，他才相信，我那作家的好奇心让我提了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幕后策划者指使我来找他。

面对我那无关痛痒的问题，这个人的举止让人疑惑。这加强了我的推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里每天发生的小小的场景后面，隐藏着比一种令人动容的姿态更多的事。尽管我早就作了自我介绍，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没有妨碍我邀请他到我的饭店里吃饭——倘若他有时间的话。我的这句话赢得了他的一个微笑，以及他的回答。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有的是时间。他会来。

我得承认，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陌生人是否会践言。我更相信，他答应，仅仅是为了摆脱我的纠缠。我住在位于9区的大饭店。所以，当他如约出现在饭店餐厅里时，我的惊讶可想而知。他把一份旧画报放在桌上，这立刻让我好奇万分。

他似乎有意用这个方式来折磨我，快活地（在我的眼里这纯粹是虐待）谈论巴黎的美丽。要知道，在像我那样好奇心重的人身上，这会引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病态。每次，当我试图把谈话引入正题时，他又会想起另一处值得外来人参观的景致。后来我才明白，这个男人在同自己斗争，是否能把他的故事透露给我。

正在我几乎要绝望时，他突然把画报取到手里，从中间翻开，摊在桌子上，说：“这就是我。确切地说，这曾经是我。更确切地说，我该是这样。”他对我注目审视。

我沉浸在画报的文字中。这几分钟显然让这个陌生人感到惬意。我感到他的目光对着我,并且注视着我的每个反应,似乎在等待我惊呼出声。但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文章报道画报的一位记者。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遇难。画报上登出了他的一幅生活照以及他那被弄得十分可怕的尸体。我有些不知所措。

“您不会理解这个”,他最后说,“我自己过了很久才明白。这肯定是您听见过的最疯狂的故事。”

我回答,我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打过交道。一个作家知道的故事很少司空见惯。我指给我的客人看一个瘫痪在轮椅中的修道士。几年前他曾对我述说了他生命中的故事,以感人的话语告诉我,他为什么怀着自杀的念头从梵蒂冈的一个窗户里跳了出来。我在我的小说《第六十个阴谋》中描述了他的生活。但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个瘫痪者就从他的修道院里消失了。而他的院长则坚持断言,他的修道院里从未有过一个轮椅中的修道士。这时我强调,我们曾连续几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也许我不该说这些,因为此人忽然变得坐立不安。他说,在他愿意吐露真情之前,他得把一切再好好想一遍。我们约定,第二天在圣德大道旁的“花神”咖啡馆见面。那里通常有许多作家出入。

我想说的是,第二天在“花神”咖啡馆,我独自一人喝了咖啡。我得承认,对此我毫不感到惊讶。显然,想到他的命运可能会被用作小说的原型,此人却丧失了勇气。但这使我强烈地感到,此人身上附着的故事,远远超出个人的命运。

人类所有伟大的秘密都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起源。我预感到在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后藏有这样一个秘密,会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意义。我那时还没有料到。我也不知道,这个手拿纸花的陌生人在这一出戏剧中仅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先说一下,演主角的是公墓里的那个女人,我只知道她的名:安娜。

不过我有了一条线索,画报上的文章。一条线索通向慕尼黑,一条通向巴黎,然后事件在我的调查中交织在一起。罗马、希腊和圣迭戈是接下去的站点。慢慢地,我逐渐明白,陌生人为何

感到拘束，不愿把故事告诉我。

我又去了几次公墓，但无缘再见那个陌生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奥尔甫斯和欧律狄克——致命的	1
第二章 但丁和列奥纳多——破解的秘密	35
第三章 圣樊尚·保尔——精神病医院	56
第四章 莱贝特拉——接近疯狂	78
第五章 羊皮纸手稿——寻找痕迹	95
第六章 魔鬼的马蹄——证据	133
第七章 不期而至的相遇——孤独	154
第八章 谋杀——幕后策划者	207
第九章 英诺森的地牢——重新发现	229
第十章 保拉里路 33 号——令人疑惑的	252
后 记 I	272
后 记 II	273
尾 注	275
译后记	276

第一章

奥尔甫斯和欧律狄克——致命的

1

她周围的一切是白色的。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地，白色的、明晃晃的玻璃门和屋顶上那刺目的日光灯。似乎一切让人感到刺痛。安娜把脸埋到手里。她什么也不明白。她只听见“昏睡”这个词，听说他情况不好。一个性别不清的白衣人把她按在这个椅子上，像一个熟悉紧急情况时规定的空中小姐那样体恤他人，告诉她，医生会尽全力，这需要时间，她得填写这张表格，并且签字。

表格掉在她身旁的地上。不时地有一扇闪亮的玻璃门打开。胶底鞋在长廊上发出咯吱声，消失在另一扇门后。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架机器那有节奏的转动声。有石炭酸的味道。热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安娜抬眼望上，深深地呼吸。她解开薄薄的大衣，又紧闭双眼，倚身靠回椅背，交叉双臂。她的嘴唇在颤抖，她感到身上一处疼痛，但无法确定在哪里。她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在解体。这时

她儿童时代的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一句咒语能让人忘记一件事，一切就变得同往常一样。

她从未想过，如果他们中的一人出了什么事，那怎么办。她爱吉多，而爱情不问结果，不过现在她认识到了这种态度的愚蠢性。她对这样一个电话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您的丈夫出了一起严重车祸。请做好最坏的准备。”

犹如在梦中，安娜驾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医院。她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道，又把车停在了哪里。脑子里一片混乱，她向三个穿白衣的人大叫着问：“哪里是急救室？”她终于来到这个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的走廊。时间在这里无穷无尽。

她突然发现自己想到，如何重新布置房子，卖掉古董店，又决定先做一次环球旅行——以便取得距离感。这时她感到一阵惊吓。吉多从未做过环球旅行。他憎恨飞行。

我的天哪！安娜惊跳而起，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羞愧。她双手叉在大衣口袋里，心神不安地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穿白大褂的人从她身旁匆匆而过，对她视而不见。这种不经意的忙乱具有某种挑衅的作用。安娜差点儿就要扑到一个忙乱的护士跟前，对她大吼大叫，责问她是否明白，这事关她丈夫的生命。

她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恰好这时，有一个瘦瘦的男人从一扇门后走出，鼻梁上架着一副弄脏的无框眼镜。他朝安娜走来，一只手笨拙地摆弄着挂在胸前的绿口罩，然后用小臂擦了擦额头。

“您是赛德利茨夫人？”他毫无表情地问。

安娜感到，自己的眼睛如何睁大，血怎样涌到头部。耳膜中一阵震响。医生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任何表情。

“是我”，安娜轻轻挤出一声回答。她的嗓子又干又涩。

医生自我介绍。但就在他说出自己名字时，他说话的音调就变了，转入一个收尸人的歌唱。下面的话他已经不知说过多少回了：“很抱歉。对您丈夫来说，任何救助都已太迟。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也许对您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请允许我这么说，也许这样更

好。您丈夫或许永远不会再苏醒。脑部受伤太重。”

安娜尽管看到，医生向她伸出了手，但处于无助的愤怒中的她，转身就走。死了。她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词的终结性。

电梯里有一股厨房的味道，像在所有医院电梯里一样。她感到难受。电梯尚未停稳，她就夺门而逃。

已经无法自己开车，她是坐出租车回的家。她无言地递给司机一张钞票，然后消失在自己房子里。突然，一切显得如此陌生，冰冷和不近人情。她脱下鞋子，奔上楼梯，进入自己的卧室，扑到床上，终于哭出了声。

这发生在1961年9月15日。3天后，吉多·封·赛德利茨被葬在森林公墓。1天后开始了这些——让我们首先这样称呼——稀奇古怪的事。

2

为了不让安娜·赛德利茨从一开始就出现在错误的背景中，首先得对这位夫人说上几句话，否则会有损于故事中这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安娜·赛德利茨从不使用由于婚姻带来的贵族称号。作为艺术品商人，这个称号对他丈夫来说至今可能带来了些许好处，可安娜却觉得这种在19世纪被封的“工厂贵族”称号有些好笑。那时，从某一天起，有成就的工厂主突然得到提升，进入贵族阶层，而这个可疑的过程引出了一些奇特的家族，比如米勒或迈耶尔家族。

安娜具有足够的自信，作为赛德利茨夫人闯荡人生，因为修养和一种不易让人亲近的美貌在她身上以如此迷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管出现在哪里，她总是社交的中心。同所有不乏聪明才智，相反懂得使用聪明才智的人一样，安娜具有幽默感，而她的恶作剧常常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以40岁的年龄，她喜欢卖弄风情，但又提醒别人说，她现在生活在5世纪。

当然，丈夫的死对她打击很大。当医院来电话，要她去取丈夫最后遗留下的一些物品时，她正好开始依靠理性的力量，来应

付这不期而至的痛苦。

尽管这对她不容易,安娜还是在当天如约而去。签字以后,一个护士给她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面除了吉多的衣服,还有他的手表和钱包。这时她无意中听见,车祸发生时,吉多不是一个人在车里。“同车的女子只受了一点轻伤,今天已被准许出院。”

“同车女子?”

安娜·赛德利茨眉头皱了起来,一个使她内心不安的明白无误的信号。

护士感到惊讶,安娜·赛德利茨会对这个同车的女人一无所知。对了,她在说出这个名字以前,甚至变得狐疑起来,于是向主治医生求救。安娜认出,这就是那个告诉她丈夫死讯的医生,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那时的举止向他道歉。

医生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她的举止并非不可理解,他甚至认为,那完全属于正常。尽管如此,安娜费了好大口舌,才从他那里得到与丈夫同车女子的姓名和地址。

她不认识这个女人。她首先想知道的,也仅是更多关于车祸的情况。

为此她同警察取得联系。她在那里得知,当时车上有两人,一男一女,在慕尼黑—柏林高速公路的7.5公里处偏离车道,车身数次翻转后摔在路旁的斜坡上,车轮向上。女人之所以大难不死,显然因为她被抛出了汽车。为了解释车祸的原因,将检查汽车残骸。不过这需要时间。

她是否能看一下汽车。

当然,如果她愿意。

城市北边的一个大厅可以容纳二十多辆汽车残骸,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汽车残骸被扔在四周的露天空地。被压瘪的,撞坏的或烧毁的汽车,同某些人的命运相系。

尽管打算保持冷静和理智,看到汽车残骸,安娜还是禁不住全身开始颤抖。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敢迈步走近。仪表盘从中间被折断。左边可以看见血痕。前面和边上的挡风玻璃碎片散落在被扯破的座位上。汽车马达冷却器护盖只有通常的一半可以

看见。行李厢后盖敞开着,已经无法关上。周围弥漫着汽油、机油以及烧焦的合成材料的气味。

安娜若有所思地绕着解体的汽车走,目光落在行李厢内的一只皮包上。陪伴她的警官点点头说,她可以取走,并且拿出那只皮包。

“不过这不是我丈夫的包!”安娜叫着退后一步,做出的动作让人以为,警察要把一个令人厌恶的动物放到她鼻子跟前。

“那它就属于同车的女人”,警官加重口气说。他不理解女人的激动。

“但我丈夫的文件包在哪里?他身边有一只灰色的文件包,前面印有他的姓名缩写符号 G. V. S.”

警察耸耸肩膀,“您能肯定吗?”

“完全能肯定”,安娜回答。思考片刻后说:“请您把它给我!”

她把皮包放在出事汽车的顶上,不熟练地摆弄包上的锁,打开包盖。里面是内衣(不怎么高贵的),化妆用品和香烟。无疑属于那个女人。

“我能带走吗?”安娜问。

“当然可以。”

她关上包盖后离去。

3

吉多之死所带来的悲伤、痛苦和空虚,突然间像是被风刮走了。她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感情转移。通常需要几年才会消失的痛苦,1小时后在安娜身上变成了怨恨。她突然觉得自己憎恨这个一天前埋葬的男人。10年的婚姻,所谓的幸福,瞬间像一座将被拆除的房屋,在推土机的重压下轰然倒塌。她觉得自己似乎两次失去丈夫,一次是几天前,然后是现在。在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安娜的回忆变得清晰了。思想、经历,突然都有了一种意义。她的左手紧紧抓着陌生皮包的把手,似乎在为一次可怕的进攻积聚力量。用另一只手在大衣里寻找医生在医院里给她的纸

条：汉娜—露易丝·多纳特，霍恩佐伦街 17 号。

安娜用牙齿咬着下嘴唇。一旦愤怒，她就会这样。然后她把纸条送到司机眼前：“送我去霍恩佐伦街 17 号。”

城市东部的这座房子不是最精致的，但在暮色中还是给人以一种经人精心照料而朴实的印象。花园墙边上有一扇漆灰色的铁门，门上有一块没有名字的黄铜牌。安娜没有丝毫犹豫，摁响门铃。房子靠后的房间里亮着灯。没过多久，一位身材不高的胖男人出现在门后。

“这儿是汉娜—露易丝·多纳特的家吗？”安娜问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没有回答，拿着钥匙向她走来，打开灰色的园门，伸出自己那缺少一节食指的手，一边笨拙地哈腰表示礼貌，一边说：“我叫多纳特。您找我妻子。请进！”

这个男人不问她有何来意就让她进屋。这热心的举止让安娜感到惊奇。但愤怒中她没有多想。眼下她只有一个目的：要见这个女人。

“请等一下。”多纳特把安娜让进一个布置简单的房间。里面只有两个旧衣柜，墙上挂着一幅来自世纪初的浮夸的图画。

他消失在一扇高大、用明亮的油漆漆过的门后。过了一会儿他返回，拉开门，请安娜进去。

安娜当然想象过，在这间屋里等她的女人会长得怎样。她等待的是个荡妇：挽着高耸的发髻，涂得鲜红的嘴唇，身上那典型的地方又胖又圆。一如人们能够想象的、一个引诱已婚男人的女人。一想到这点，她心头的火又往上冒。

她极为精确地计划了这次见面；首先她发誓，保持镇定、冷静，稍带讥讽，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伤害这个陌生女人。我是安娜·封·赛德利茨，她打算说，是妻子，一直想有机会认识同吉多一起“出差”的女人。她想邀请她，一起取回丈夫那沾满鲜血的衣服——就是说为了纪念。不过事情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在摆着绿色植物的屋子中间，有一个年龄大概与她相仿的女人。她像一尊塑像那样呆坐着，双腿盖在毯子下。她坐在轮椅上。她脖子以下的身体部位显然不听从指挥。一切活动都反映

在她美丽的脸上。

“我是汉娜—露易丝·多纳特”，轮椅中的女人友好地说，并且轻微点头，示意来访者走近些。

安娜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从来就是伶牙俐齿的她，在这个没有料到的瞬间张口结舌。这个瘫痪的女人显然已经习惯这种情景，用十分平静的口吻说：“请坐！”过了一会儿，安娜还是没缓过神来，于是她催促地补充问：“您能告诉我，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夫人。”

“我叫赛德利茨”，安娜补充。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在大衣口袋里找出那张纸条，读了起来：“汉娜—露易丝·多纳特，霍恩佐伦街17号。”尽管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有些滑稽。

“没错”，轮椅上的女人证实，而那个男人来到她身后，把瘫痪的女人推到来客近旁。

安娜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看来她弄错了，不过别人在医院里给了她这个名字和地址。一个同名的女人曾坐在她丈夫出事的汽车里，在医院里住了3天后被允许回家了。

“这个误解”，那个男人提醒说，“您丈夫很容易解释清楚。”

“他死了”，安娜平淡地答道。

“对不起，非常抱歉，这我不知道。”

安娜点头。不管她怎么思考这个情形，这个女人不可能是汽车里的同乘者或医院里的女伤员。当她感到这个情况有些神秘，甚至有些可怕时，那两个人却对发生在过去几天里的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安娜在自己被卷入一场冗长的解释性的谈话之前，一下把皮包塞到那个男人手里，没顾及礼节的周全，匆匆同他们道别。

4

这天夜里安娜失眠了。她在大房子里走来走去，像一个徒劳地追寻自己灵魂的幽灵。身裹一件长长的白色睡衣，她走上通往自己卧室的楼梯，试图为一切找出某种解释。有时她觉得自己在

做梦；然后她就静听夜籁。她等待着，随时会有一把钥匙在门锁里转动，吉多会同往常一样走进家中。但什么也没发生。随即她的谵妄达到一种可怕的醉迷境地。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实。

安娜突然发觉自己站在吉多的卧室前，用掌心击打着门框，骂他丈夫是淫山羊，寻找着其他类似的粗话对付他，似乎他把自己锁在了屋里。这时她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对她来说太多了。她像孩子般地号啕大哭，在门前滑下，跪到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对了，安娜的眼泪不是因为失去丈夫的痛苦的眼泪。安娜由于愤怒哭号——由于丈夫和他的无耻，由于自己的天真，对吉多的盲目的信任以及受他玷污和滥用这种信任。

从本质和性格上讲，安娜完全能够承受压力。可一旦想到自己的愚蠢，她无法忍受。因为安娜·封·赛德利茨是个异常聪明的女人，一个懂得目标明确地使用自己聪明才智的女人。没有什么比愚蠢更让她憎恨了。可现在她成了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于是她恨自己。

愤怒的眼泪像糖浆一样粘在脸上。实际上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她已经想不起来，自己何时曾这样失态。就是孩时生活在孤儿院，她也从未这样。

浴室里是她在医院里拿到的塑料袋。她认出了吉多的手表，一只哈密尔顿金表，产自1921年，吉多的出生年份。他是在一次拍卖时得到它的。表的背面刻有献词：Syd to Sam 1921。安娜扯开塑料袋，取出沾有血迹的西装，又把外裤和运动上衣像一个木偶般地展开。当吉多喜欢穿的这套衣服平摊在地上时，安娜开始用脚在衣服上乱踩，似乎想弄疼吉多。又似乎想从他身上挤出实情。她发疯般地在浴室地上跺着脚，扯着嗓子大叫，叫着同一个词：“骗子——骗子——骗子！”

在这癫狂的蹦跳中，她在运动上衣里踩到一样东西。安娜取出吉多的钱包。她从中取出一叠钱，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余下的东西她认识：信用卡和驾驶执照。当她机械地开始数钱时，发现

一张入场券：柏林德意志剧院，9月20号，19点。

安娜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入场券。上帝，吉多不是歌剧爱好者。他们共同去歌剧院的次数，她掰手指都能数出来。对安娜来说，这仅是吉多欺骗她的又一个证据。而她属于那种女人：她们能原谅一切，惟独不能原谅丈夫对她的不忠。

当她把钱包里的东西像拼版或纸牌在浴室地上一一摊开时，她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她早已被卷入对丈夫那双重生活的苦苦思索中，已经无法停止：只有弄清所有细节，她才能得到安宁。

早上7点左右，日光渐渐透进窗户，同黄色的壁灯互相交织，明显地安抚安娜平静下来。不过，这种平息的作用丝毫没有消除她的愤怒，只是让她的目标变得更加清晰。

安娜不是那种喜欢打听别人私事的人；但人所周知，私通从来不释放已知的性格特征。在她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正是愤怒没使她彻底崩溃。

她和医院通了电话，一如预料的那样被告之，出事汽车里那个自称为汉娜—露易丝·多纳特的女人，同轮椅中的女人长得完全不一样。这时她的目光落在歌剧入场券的日期上：9月20日——就是今天！

安娜打了个榧子。几天来她嘴角上第一次挂上一丝微笑，一丝小小的冷酷的微笑。当然，机会很小。不过，她越是长久地拿着入场券，她心里就越强烈地感到，歌剧演出可能让她发现某种痕迹。她就是无法想象，吉多一夜之间成了歌剧迷，会独自一人去看歌剧——还有，对此只字不提。

5

在去柏林的飞机上，安娜回忆起6、7年以前的日子。那时，他们的婚姻已成了例行公事，没有无法忍受，但他们的关系中似乎已不再有激情；没有争吵，但也没有和解；一切如人们习惯说的这样——都按部就班。当时，正是6年以前，她曾认真地想过，是否同商店里那位年轻的实习生搭上关系。只要她一出现，她就能